

末代皇妃

张一虹著



末代皇妃

张一虹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济南

末代皇妃

张 一 虹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96 千字

1984 年 12 月第 1 版 198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20,000

书号 10331·106 定价 0.75 元



末代皇妃李玉琴在伪
满帝官中。



傀儡皇帝
爱新觉罗·溥仪。



结婚时的末代皇帝溥仪。



末代皇后婉容。



皇后婉容(前右一)与淑妃文绣(前右三)



祥贵人谭玉龄

我拿定了主意，决不要日本妻子，因为这就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了个耳目。但这话不好明说，只得推三阻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可是我觉得这样总拖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如果关东军硬给我指定一个，我还是得认可。我最后决定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低些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人训练过，也还好对付；而且只要我工夫作好，也会把她训练回来。

——爱新觉罗·溥仪

目 录

一、皇上御笔圈定的姑娘	1
二、溥仪留给她的最初印象	8
三、玻璃罩里的洋娃娃	17
四、二十一条婚誓	22
五、良辰吉日	27
六、避开窃听器的谈话	31
七、老鼠和人	36
八、奇怪的梦	41
九、苹果引来的灾祸	44
十、可算见到二老双亲了	48
十一、伪满洲国崩溃的最后几天	52
十二、逃难与离别	61
十三、皇后婉容的哭声	64
十四、同病相怜	69
十五、财物被没收	72
十六、在通化的兵营里	76
十七、大年初一的枪声	81
十八、返回长春	85
十九、寄人篱下	91

二十、破落皇族的家规	96
二十一、绝路逢生	103
二十二、艰难的跋涉	106
二十三、溥仪呀，你在哪里？	112
二十四、在抚顺监狱里重逢	117
二十五、频频往来的情书	123
二十六、第四次会面	125
二十七、裂痕，在悄悄延伸	129
二十八、新的希望	131
二十九、祸不单行	134
三十、最后的抉择	141
三十一、离婚之后	146
三十二、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153

一、皇上御笔圈定的姑娘

一摞子丝绢封面的照相簿。

一只手在翻动着一页页的照片。在那一张张都是四寸大小的女孩子的照片下，附着简单的三、两行说明文字……

一个头发梳得整齐、光亮，面孔略为消瘦，但却是英俊的中年人。在他那副近视镜后面，一双无神的眼睛，时而盯在一张照片上凝视，时而又望着前方沉思……

他，就是伪满洲国的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是不平静的：我这一辈子的婚姻大事，看来注定是要受人摆布了……当年敬懿太妃和端康太妃，她们为了各自的势力，在我的婚事上，斗争是那样的激烈。为了她们的需要，我不得不选了婉容为后，文绣为妃。结果是一个对我不忠，一个跟我离异……现在，命运又在折磨着我，不得不又要在这些照片里，胡乱地挑选了。我这个圈圈儿，究竟要画在哪一个女孩子的头上呢？……

“噢，皇上……”一个高颧骨，小胡子，面色黄里透黑，身材矮小的日本军人，突然推门进来，悄悄走近他的身边，嘴角挂着微笑。

“啊，快坐……”溥仪抬头发现了对方，急忙从沙发上站起来，立刻显得精神焕发，和刚才完全是判若两人，“我估

计你也该来了嘛。”

“是啊，一天不见两三次，心里就大大的，啊，大大的……”吉冈安直将军用生硬的汉语，边说边摆着右手，象是要把那半句没有说出的话，能从手势里表达出来似的。

“是啊，是啊，老朋友了嘛。”溥仪边说边与吉冈安直同时坐在沙发上。

吉冈顺手从长条茶几上拿过一本相簿，一边随便翻动着，一边用眼睛的余光望着对方：“怎么样啊，还没有中意的吗？嗯……如果实在的没有，我的，再给你拿来东京帝国大学的，或者是，大连女高的，嗯？”

“不不，我已经……”溥仪心慌了，他又匆匆操起了一本相簿，“有的，有的……”

“皇上有中意的了？”吉冈安直凑到跟前，“究竟是哪一位有福之人哪？”

“这……”溥仪那只翻动相簿的手，在微微颤抖着。翻着翻着，突然在一张眉目清秀，脸上流露着天真、憨厚的照片上停了下来。照片下有两行文字：李玉琴，十五岁，新京市南岭女子国民优级学校……

“皇上，嗯，难道相中了……”吉冈看溥仪不动声色，忙又改口道，“那么到底选中了哪一位呀？”

溥仪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少顷，他下决心似地拿起了笔，猛地在这张照片上画了个圈儿……

“玉琴姐！玉琴姐！”

随着喊声，一张憨厚、俊美的脸儿转过来，她就是溥仪在照片上圈定的那个姑娘——李玉琴。她向远处望去，只见

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正踉踉跄跄地向这边跑来。她跑到一个杂货铺前面，在那排得长长的队列里，停了下来：“姐！你咋排了两、三个钟头，也没买着啊？”

“星期天人多嘛。”李玉琴望着小妹妹，回答。接着，又急忙问：“什么事，这么急？”

“家里来了两个日本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妹妹低声地说着，小脸蛋儿涨得通红，“妈叫你快回去！”

李玉琴心里一抖。她二话没说，就随着妹妹大步朝家里奔去。

“一定是为的那件事，日本人才到家里来呀……”玉琴一边走着一边这样想。料峭的寒气阵阵袭人，她侧着脸躲着风，把棉袄领子用劲地往上拽了拽，脚步加快了。此刻，她的脑海里又翻腾起三个星期前发生的那桩奇怪的事情——

那一天，日本校长小林和女教师藤井，突然到各班挑选出两、三名长得漂亮，学习也好的女学生，集合到市内一家照相馆里去照相。那些天，玉琴的爸爸和妈妈为这事担心，同学们对此也议论纷纷。有的同学说：“可能要把咱们送到前线侍候伤兵。”也有人说：“我爹说，可能是先送日本去受训，完了再送上前线。”也有人担心：“要送到南洋日本兵营里去”，等等。总之是越猜越害怕，越想越着急。因此，照完相后，有的同学干脆不上学了，有的甚至找理由退了学。

“若真是送到前线，妈妈该咋惦记着我呀！”她想到这里，眼泪都差点儿涌了出来。

李玉琴脑袋里这样想着，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家门口。还没等她弄明白事情的根由儿，她就被推上了一辆小轿车，然后就飞驰而去……

“皇上要选你到宫里念书的。”玉琴学校里的日本校长小林，微笑着对前排座儿的玉琴说：“好的，这是大大的好事。”

“皇上？”玉琴心里禁不住有些惊讶了，“难道就是每天学生都要给他照片鞠躬的那个人吗？难道就是发布《诏书》，象神一样受到人们恭敬的那个人吗？……”

玉琴问道：“那，那一定得去吗？”

“皇上的让去，就一定得去的。”小林校长肯定地说，“这是大喜事的，喜事的大大的……”

“玉琴，别紧张。”坐在她身旁的女教师藤井，拉着她的手，轻声地说，“我们马上要到吉冈将军家里去，不要紧张……”

“我们去的吉冈将军家里，官儿大大的！”小林校长伏在玉琴的身后，十分认真地说，“见了吉冈将军，你要行礼的！他对你能不能进宫念书，关系大大的！”

汽车终于在一扇大铁门前停了下来。小林赶忙跳下汽车，跟哨兵叽哩咕噜地翻了一阵子，那个哨兵便操起了电话……

在这当儿，被藤井老师拉着手儿的玉琴，不安地打量着大门里面的四合小院。望着那米黄色的、圆形窗户的小平房，那两棵光秃秃的丁香树和那只蹲在门旁的大狼狗，她的心在怦怦地跳着。

走进客厅，女佣人立即端上了水果，一面施礼，一面与小林和藤井用日本话说着什么。李玉琴站在那里，手脚都不知怎样放了。古色古香的摆设，龙飞凤舞的字画，柔软漂亮的地毯，对于她是这样的新奇和陌生！她从打记事起，出出进进都是二道河子那泥泞的街路，破烂不堪的小泥草房，墙上糊的是带着云子卷儿的棚纸，炕上铺的是磨破了边儿的炕

席……冷丁儿置身在这样的环境，简直觉得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快，给将军行礼！”李玉琴正站在那里东张西望着，突然藤井老师碰了她一下。她急忙顺着众人的目光向门口望去，只见一个穿着马靴，佩着战刀的人，正威风凛凛地站在他们的面前，小林校长和藤井老师赶忙向他一遍又一遍地行着九十度礼……这个人不动声色地把手略微地摆了一下。侍女佣人给他脱去大衣之后，就一句话也没说地坐到了沙发上。随后又伸出腿去，让跪在那里的女佣人给他脱去皮靴。

吉冈安直和小林翻了一阵日本话，就眯着那双小眼睛，朝李玉琴浑身上下地打量着，随后就用汉语说道：“顶好，顶好！……你的，多大了？”

“十五。”李玉琴把头微微抬了起来，眼睛却没敢看他一下。

“嗯。”吉冈站了起来，“家里的还有什么人哪，啊？”

“爸爸，妈妈，两个哥哥，三个姐姐，还有一个小妹妹……”玉琴低着头回答。

“好的，好的。”吉冈好象忽然发现了她还在站着，赶忙说，“坐，快坐。”

“爸爸的，干什么活的？”吉冈又问。

“在田家馆子……”

“嗯，好的，好的。”无论是她回答什么，吉冈都是“好的，好的”，“你的去宫里读书，爸爸、妈妈的，高兴的？”

“……”李玉琴张了张嘴，没有说什么。

这时小林赶忙用日语回答着。随后两个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地翻了起来。大概小林校长是说她的父母不太同意的话

吧，吉冈的脸色象是有些不高兴。过了一阵子，他突然站了起来，用汉语说：“走，她家里的去！”

这时，在二道河子那间东西方向的小茅草房里，因为女儿突然引来的这个“爆炸事件”，老两口正在和应命被“召回”的大儿子，以及三个已经结了婚的女儿在商量着对策。是祸？是福？应该怎么办？人送外号“李老好”的玉琴爸，从十几岁就开始学徒，掂起大马勺来叮当山响，麻利着呢；现在却手足无措，一点儿主意也没有了。他听了三个女儿的话觉得有理，听了老婆子和大儿子的话，觉得还是有理。急得他在地不断地打着转转儿，一只手总是挠着那剃得光光的脑袋……

几声清脆的小轿车的喇叭声，把屋里这几位忐忑不安的人都惊呆了，大儿子因为从窗户上看到一个佩着战刀的日本军人走进院子来，急忙跳下炕去，惊慌得穿着一只鞋就迎出门去。

“这是吉冈将军。”几个人走进屋来，小林校长向玉琴的父母介绍着。“李老好”和老伴儿赶忙弯腰施礼，玉琴的三个姐姐也跟着鞠躬。只有玉琴的大哥，因为一时找不到鞋子，只好躲在外屋厨房里不知如何是好……

“噢，多么好的一家人，嗯？”玉琴父母正急得不知让这位皇军大人坐在哪里的时候，吉冈竟一屁股坐到了炕席上，显得那么随和，那么亲切。他看到玉琴的小妹妹正扶在门框上向里张望着，就急忙向她摆着手：“你的，过来。”

小妹妹揉搓着两只手，睁大眼睛，慢慢地走到了他的跟前。

“漂亮的，跟姐姐一样的漂亮，嗯？”他笑着摸了摸她的

小脸蛋儿，随手掏出五元钱，递到了她的面前，“你的，买糖的去。”

小妹妹反倒向后退了两步。

“你的，拿去。”吉冈把钱塞到她的衣兜里。

“吉冈将军为玉琴的事，亲自的要和你们商量的。”小林校长坐在炕沿上，对着“李老好”说，“你们的想通了没有？”

“我们想，她年龄小，恐怕……”

还没等“李老好”把话说完，吉冈赶忙摆了摆手：“你们的怕什么？只有好的学生才能选到官里去念书……告诉你们，嗯！把书念好了的，还能选上妃子呢！明白的？妃子！知道妃子的是什么意思吗？”

“妃子？……”玉琴爸爸被这两个字噎住了，“我的女儿太小了，什么事也不懂，那，那，那怎么行呢？……”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说完了这句话。

“十五岁的，不小了。”吉冈晃着脑袋，用目光在小屋里扫视了一圈，随后把眼睛盯在低着头站在紧靠门边的李玉琴，大声地说：“这是皇帝陛下的命令……再说，这样的事情，是大大的好事，是你们家的福气！嗯，将来的，不仅你们的女儿会荣华的，富贵的，就是你们一家的，也会吃好的，喝好的，还能住大楼的，皇帝通通的会赏给你们钱的……”说着他就跳下了炕。

一听这口气，一看这马上就要走的架式，玉琴爹急了：“那，那将来我们还能见到孩子吗？”

“能的，能的。”吉冈习惯地正了正他的军帽，“你们可以随时的，进官里去看看的！”

母亲看到事情已经不可违抗，赶忙从箱子里找出了一件

黑底黄花新线梯面的棉袄，在外屋地的锅台旁给女儿匆匆地穿在身上。三个姐姐有的给她换袜子，有的给她找鞋子，有的用手巾给她擦脸，真是忙作了一团。

“在那里要好好念书，别贪玩……”临行前，在小轿车旁，母亲嘱咐着女儿，“少说话，要象个大姑娘的样子……”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妈，放心吧，到那里看看，不好我再回来……”玉琴咬住嘴唇，勉强忍住了泪水。

“走吧，快上车！”小林望着已经上车的吉冈，猜出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就赶忙把玉琴向车门推去。

小轿车开走了。玉琴从车玻璃向外看去，姐姐们都在一边擦着眼睛，一边向她摆着手，母亲望着望着，突然又用双手捂住了脸……

“我什么时候还能见到妈妈、爸爸呀……”含在玉琴眼角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二、溥仪留给她的最初印象

春天，一九四三年的春天就要来了！

在满洲国首都新京特别市的一条大街上，有一辆灰色的小轿车，经过石子路、柏油路，穿过如同仪仗队般排列整齐的树木，在飞快地向前驰去。车子里坐着四个女人，穿戴都很整齐，长得也都很漂亮。坐在后排座左侧的那个人，一看便知是个日本人。她是日本关东军派到皇宫内监视溥仪行动，名曰“帝室御用挂”的吉冈将军的老婆；坐在她右边的

那个三十多岁烫发的少妇，带着耳环，那件苹果绿呢子上衣，使她更显得高贵、沉稳，她就是皇帝溥仪的二妹韞稣（满族称呼为二格格，即二小姐）；在前排左侧的那个年龄在三十五六岁的人，显得质朴、慈祥，目光却有些迟滞，她就是李玉琴所在学校的日本老师藤井——她的丈夫早已战死，儿子又被征在国外服役，特殊的遭遇又使人总是觉得她心事重重……可是，坐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是谁呢？浓浓的黑发刚刚经过修饰，淡淡的胭脂把一张秀美的脸儿，打扮得更眉清目秀。还有那薄薄的嘴唇儿，略微突出的尖下颏和一对浅浅的酒窝，恰到好处地构成了一个完美端庄的丽人形象。特别是那件驼绒色呢子大衣，又把这位美人一下子抬到了华贵的地位……

“玉琴。”藤井老师侧过头来，向这位小姐轻声地说，“这两天你也太累了，进到宫里，要好好地休息休息……”

李玉琴扭过半个脸儿，向她平日里十分尊敬的老师微微地笑了……是啊，近日来她实在是太累了，神经也实在是太紧张了！自从前天吉冈与小林校长等人从她家出来以后，玉琴就被送到藤井老师的家里。藤井帮她洗了澡，又帮她整理衣服。当天夜里，还嘱咐了她那么些话。今天早饭后，老师又领她去一家高级理发店理了发，给她认认真真的修饰一番，随后又到了一家日本人开的大医院，全面地检查了身体。做完了这些事情，老师才领她到了吉冈家，由那里出来又到了二格格家。现在，走进皇宫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毕！然而下一步还是个不可捉摸的未知数啊！皇宫究竟什么样？皇上是神圣的、威严的、可怕的，可一个小姑娘在他身边该怎样提心吊胆地生活啊？玉琴闭着眼睛，这些疑问一个一个地在